



# 富阳学者潜心研究《富春山居图》，出版学术专著及随笔合集 “画里人家”揭秘“富春山居”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文化人蒋金乐的家，安在了好地方，推窗相望富春江。

所以，他有一方印，刻着“大痴画里人家”。“大痴”指的是黄公望的号；“画”，当然就是《富春山居图》。

蒋金乐住在江边15年，还是黄公望研究会会长。要说缘分，他觉得身为一个好文化的“老富阳”，如若不研究透了“大痴”和“画”，恐怕枉为“画里人家”。

要负责任，他2010年动了念头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正借《富春山居图》，道出了华夏文明的两岸连心。因机缘巧合，一张图经火劫烧成两段，前段“剩山图”在浙江省博物馆，后段“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句“画是如此，人何以堪”，字字沧桑。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走访，他的《未解富春山居》和《合璧富春山居》近日付梓出版。一册重学术研究，一册重两岸文化大家的交流故事，为读者提供不同“口味”的精神食粮：有人偏爱把画中轶事问个究竟，有人感慨画外余音绕梁。

## 画中究竟有几个人？

文化人的乐趣，也不一定都是板起面孔，追究那些严肃的学术问题。《富春山居图》到底有几个画中人——对于这个视觉“游戏”，他们也乐此不疲。

2011年海峡两岸的《富春山居图》合璧前夕，学者蒋勋在一场关于《富春山居图》的专题讲座中，言之凿凿地说画上有7个人，能指认出来，老师李霖灿才给他满分。

可能是口误，也可能是蒋勋重新数了人数。又过了几年，他在另一次讲座中“纠正”说画里有8个人。很长时间里，8个人也是个共识数字。

2017年，画家、作家刘庸来浙江美术馆办画展，专程到富阳黄公望纪念馆和隐居地参观。他的展品中，恰有一幅亲临的《富春山居图》。那天，刘庸特意问了接待人蒋金乐：画中有几人？

“我们都认为画中有9个人。只是刘庸认为的第九人在桥上，形貌更像是树枝下垂。要说是在人，头大身小，比例失调。我认为是的第九人，在这里——”

翻开《富春山居图》折页长卷，蒋金乐指着画中前段某一个点，有个隐隐约约像被磨损的痕迹。现存有名的各朝画作临本几十个。为了辨清，他在沈周、董其昌和张宏三位更接近黄公望年代的明朝人临本上，都发现同一个地方有个清晰的人形。

尤其是张宏临本的跋文，笃定了他的想法。“沈周、董其昌的临本上有刘庸所指第九人。但它俩一个是凭记忆画的‘意临本’，一个是后人临的董其昌的临本，准确度都不高。张宏的跋文上则说是‘得遇吴氏亦政堂中，把玩之际，炫目醉心，不揣笔拙，漫摹一通’。吴氏亦政堂正是火烧画作的吴洪裕的家。根据题跋时间，临画的第二天，《富春山居图》即被火焚。”

蒋金乐把这一发现写进书里。这也是两册书中最后写成的一篇文章。

为什么一定要追究画中人？也许，他们也想走进画中，循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隐逸的人生而去。

黄公望生于南宋末年，经历国破家亡，壮年为官却连累入狱，晚年竟又能潇洒地重拾画笔潜心学习，用时数年完成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件、也是最伟大的作品《富春山居图》。

如此一来，江上垂钓的渔翁、山间茅亭里的读书人、山道上的樵夫……画中这些中华传统文人隐逸时的代号，无不诉说了黄公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而在当今纷乱变化的社会中保持沉着淡定更加不易。

蒋金乐倒觉得，其实无论8个人还是9个人，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解读。“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花了4到7年时间，画画停停。有可能一年前遇到的渔夫移动了位置，成为了两年后再执笔时遇见的樵夫。也有可能，画中根本就是黄公望一人行走在富春山水间。”

## “富春疑案”是乾隆的错？

做研究是件辛苦的“差事”，需要一个接一个的兴奋点来维持。“找出画中人是小‘兴奋’。更大的‘兴奋’是考据了乾隆在‘子明卷’上的54则题跋。”对于蒋金乐来说，这是完成了前辈未竟的事。

在《富春山居图》的研究领域，已故权威、美术史论家王伯敏曾送《山水画纵横谈》



↑ 蒋金乐(右)陪同傅申(中)参观黄公望纪念馆。



← 小洞天雪景。该处位于富阳庙山坞底，是黄公望生活起居的地方。

题图为《富春山居图》画作(部分)与摄影长卷(部分)对比。

一书给蒋金乐。书中有专门的一文讲述他的“富春江情”。“王老偏爱《富春山居图》。为了研究好，还临写了这卷画。遗憾的是，除了认真细读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在台北的部分至今无法见到。”蒋金乐还记得，赠书那天，王伯敏曾表达希望有人能有机会弄清“子明卷”上乾隆的所有题跋。

“子明卷”便是乾隆“富春疑案”的主角之一。坊间常常视乾隆误把真迹“无用师卷”当假画，反而在假画“子明卷”上疯狂题字这件事为笑话。而当把“子明卷”上所有题跋逐条解读后，蒋金乐意识到，乾隆可能是替大臣们“背锅”了。

乾隆第十四次题跋清楚记录了真假《富春山居图》的辨认过程。

大意是，有一年，乾隆偶得“子明卷”，得知大臣沈德潜曾看到过《富春山居图》真迹，便请他来辨认。沈德潜看后认为“子明卷”是假，因为题跋和他所见的对不上号。此时乾隆没有下结论。

第二年，乾隆又得到一幅“无用师卷”，惊觉更像是真迹，并且题跋与沈德潜所说的一样。因为一时也无法确认，乾隆赶忙找梁诗正等大臣来鉴定。结果，大臣们告诉乾隆，前一次得到的“子明卷”才是真迹。

于是，乾隆在题跋中感叹：“灯下骇以为更得《富春》者，乃误也。”意思是，原来当初以为“无用师卷”更像真迹，是自己判断错了呀！

“子明卷”确是佳作。蒋金乐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书画家启功曾研究认为，这是清朝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王翬的临本。也难怪得到“子明卷”的时候，乾隆就爱不释手地题跋了数次。

然而，一众大臣们真的没看出真假吗？还是他们集体说了假话，为讨乾隆欢心？如果大臣们驳了乾隆面子，龙颜会大怒吗？

在蒋金乐看来，乾隆并非一个“知错不改”的人。



《未解富春山居》《合璧富春山居》书影。

风采，勾引着文人墨客赶来一睹“痴翁真本”。

蒋金乐在每一次参与活动或接待宾客后，就写一篇小文作记录，最终编成《合璧富春山居》一书。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书画家罗永贵、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诗人郑愁予、影星刘德华……众人中，著名鉴定家、艺术史学界泰斗傅申最让他动容。

“真的有人视《富春山居图》如信仰虔诚对待！”蒋金乐记得，那年，傅申不顾78岁高龄，执意爬上庙山坞去黄公望墓地祭拜（此处虽是没有墓碑的疑冢，但有富阳县志、《浙江通志》记载说是黄公望墓，考古也认定其建于元明时期，而江苏常熟所谓黄公望墓并无文献支持）。临下山时，他突然回头，用双手围住嘴做喇叭状，如顽童一般向着墓地方向大声喊道：“大痴先生我们下山了，再见！”

那次相会，傅申自述，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租一辆摩托车跑在富春江两岸找寻画中景，可惜一无所获。于是，当蒋金乐展开一张几乎“复刻”《富春山居图》的摄影长卷时，这位虔诚的“教徒”怔住了。

事后，傅申向蒋金乐讨要了一份《富春山居图》实景地摄影卷，并题跋称，原本并不能理解画中为什么卷尾突然有孤峰突起，见了照片“方始恍然……昔见王伯敏先生以照片剪贴拼凑，亦无此佳妙也”。

《富春山居图》是写生还是写意？如果是写生，有没有对应的实景？如果有实景，地方在哪儿？许多年来，种种问题皆有争议。

蒋金乐一直坚定地认为，《富春山居图》有实景，画的就是富阳。这幅长卷便是2012年由他沿着富春江富阳段的中埠大桥到新沙岛约30里水段拍的7张照片拼成的。

据王伯敏在《山水画纵横谈》记叙，他早年曾徜徉在富春江数百里察看，认为《富春山居图》“所画富春江的两岸，有可能起自富阳城的株林坞、庙山坞一带……它的起手与桐庐无关，它的结尾与钱塘江也无关”。

“王老也在富阳拍摄过数百张照片，拼凑成一幅‘富春山水摄影剪贴图’。但他的元素细碎。我的摄影只有7张照片，进一步证明‘痴翁真本’在富阳。”蒋金乐说。

大约是觉得能够入画而居是最大的幸福吧。2022年春节，傅申搬来富阳黄公望村定居。有人虽无法“入画”，却把情感托物吟唱。

而今，在富阳黄公望纪念馆北面的香樟树下，有一块长条形的石碑，上面刻着一首长诗——《富春山居图的涅槃》：

“山，一直蹲在历史的熊熊大火中发呆，守望岁月日渐荒寒；而水，早已离我们远去，寻找它的故乡……”

这是蒋金乐请台湾著名诗人“诗魔”洛夫在参观黄公望隐居地后，专门创作的诗篇。石碑上的书法，也是诗人亲书的。可惜2019年诗碑落成前，洛氏已仙逝。

幸好还有诗人那端庄内敛、和“诗魔”形象判若两人的书法，终于留在了《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地，沉沉地吟诵着故土难忘……

## 延伸阅读

### 富春山居图的涅槃

洛夫

山，一直蹲在历史的熊熊大火中发呆  
守望岁月日渐荒寒  
而水，早已离我们远去  
寻找它的故乡

故乡是云，是月  
有时也是泪  
江上的樵机紧紧抱住风  
抱住涛声，朝向  
刻着我们名字的大地航行

突然，山从远古的时间醒来  
四季都换了新装  
换了不同的笑声  
只是一到秋天  
所有树的衣裳都被剥光  
剩下一堆枯叶在火中沉思

烧秃了山  
烧断了水  
却烧不尽那惊心的传奇  
饱含苦涩的深情，以及  
我们心中永不化灰的风景

## 书评

### 风物人心皆故乡

林立

赵宗彪是一个有魅力的作家。

《山河故人》一到手，我翻开就读，读了就停不下来，直到满脸堆笑，大为过瘾。暂停阅读时，油然而生一种不可思议：这位作家每天和我同一楼层办公，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5间办公室！

我们《台州日报》文化新闻部的每一个小年轻，都习惯称呼他一声赵总。因为过于熟悉，我们经常“忘了”赵总是一位声名在外的作家。

《山河故人》给我的触动是多维的，首先就是对赵宗彪其人

赵宗彪有亲和力，应该是所有熟悉他的人的共识。天气再热，我也没见他穿过T恤衫。衬衫西裤是标配。冬天他穿大衣西服三件套。

他也是我见过的最有亲和力的西装爱好者。没有领导、作家架子，几乎没见过他和人红过脸，对任何人都和颜悦色。但其实，他是个极刚之人。只有熟人知道，他爱憎分明。做事的尺寸可以妥协，做事态度绝不退让。

我们部门聚餐，酒酣耳热时，赵总谈到一些奇人趣事，会很自然地蹦出一些“俗语”。然而没有人觉得他不斯文。某种程度上，大家特别喜欢这样的赵总。

我一直觉得赵宗彪身上这种“斯文但不装，通俗却不土”的气质很独特，读了《山河故人》才找到根由。他斯文的根，扎在故乡天台宅村外的农田里。

这本书全面描写了赵宗彪老家宅村的人物、事件、地理、风俗。专注描写故乡，没有功利，就成了自说自话、自我感动，难以留住读者。

在此之前，赵宗彪已“转型”为木刻艺术家，极少写作。由于木刻作品越刻越出名，有着天台人典型的“执着”性格的赵宗彪过于忘我投入，伤了手腕。在家静养两个月，闲着也是闲着，放下刀的手重新敲起了键盘。

因为有为，不能长时间写作，赵宗彪将“极简”功力推到了极致，成了《山河故人》适合朗读的一大特点。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听得懂。

然而只是极简，迷不了人。《山河故人》迷人的是“精妙”。叙事说人，用的是最适合的词，抓住的是最鲜明的特点，表达的是最到位的感受。

举两个我极喜欢的例子。

《赌徒》一篇介绍了两个赌徒。一个没给名字，就写了“红脸”。一个写了“白脸”，但加了名字，叫贤栋。两种脸色，就让读者想当然代入情境，“红脸”性格自然冲动，赌得凶。“白脸”更冷静。事实上两人谁赌得凶，作者没说太多，笔触都用在赌以外的地方。

作者自述，考上大学回家，路遇“红脸”。红脸“眼睛红红的”，拦住就要香烟。得知作者不抽烟，没头没脑就是一句“都说你去当官了，怎么会不抽烟”。此人的形象性格，瞬间清晰。读者也就大概理解他如何过这一辈子了——他有赌徒的标准特征：熬夜、浑浑噩噩、偏执。

关于“白脸”贤栋，作者强调，他谨言慎行，不酗酒，聪明过人，待人接物十分妥当。神来之笔是“白脸同我父亲关系很好”。瞬间拉近了读者与“白脸”的距离。能和作者父亲关系好，自然不是滥赌之人。而在此时，作者又突然在结尾提到了“白脸”借了父亲手电筒，抵押做赌资，没有归还。因为经常能遇到“白脸”贤栋，“父亲对我说，不要提。”

父亲说的这几个字，让人莫名名为“白脸”心酸。让父亲如此宽容的人，是怎么爱上了赌博的呢？我更进一步想，作者特意写明“白脸”的名字叫贤栋，都有深意，都可细品。

《七世人》一篇，将最容易把读者隔阂在外的“方言”写得亲切动人。作者的切入点，是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前世今生”。

所谓“头世人”，就是好像刚投胎做人，什么都不懂，缺少常识的人。所谓“七世人”，专用来形容特别伶俐的小孩。介绍清楚了，作者突然笔一转，举了一个自己上课莽撞提问，而被称为“七世人”的女同学教训的例子。女同学说：“我也不知道，但我不同，别人就不知道我不懂。”

结尾，作者自问，自己是哪世人？他自认为自己是“三世人”，应该没那么不懂事。但妻子定调，他顶多是“二世人”，更像“头世人”。

这不仅让人记住了天台“七世人”方言，也让作者好像在读者眼前说完了一段脱口秀。

我和赵总说，“故乡”这个词，真的只有你和我父母这代人有了意义。我们成长的时候，也有农村，也有奇人异事，但时代已经按了快进键，或主动或被动。故乡都被遗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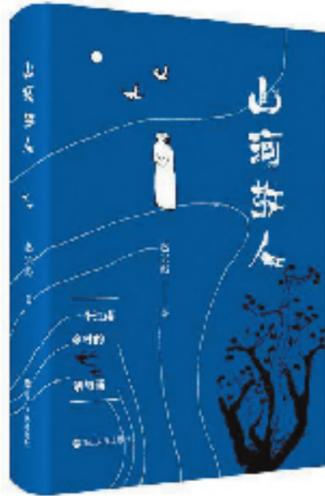
然而，故乡是一代人的故乡，又不是所有人的故乡。我相信很多赵宗彪的老乡都能清楚说出那些人那些事，甚至说得活灵活现，更长、更具体。但写成《山河故人》的只有他一位。

赵宗彪的幽默感很强，这让他笔下那个宅村村，即使经历着吃不饱饭、精神高度紧张的非常岁月，也显得生机勃勃，人情味十足。

诚然如他告诉我的，全书绝无一件假事。但他那杆勤奋的笔，并没有把真事都写尽。这些精炼的往事，将面黄肌瘦、谨慎诚恐的不幸，提炼成了吾乡吾民、尽力活着的真实。

就写作的智慧和为人的韧性来说，我觉得赵宗彪很有一种“菩萨相”。行文时，他是菩萨低眉。而这些微笑着的、精炼讲述故乡的文章背后，我能读到很淡的“金剛怒目”。

他写下了他的故乡，以免被宅村村外的其他人遗忘。



《山河故人》书影。

(本版图片均为浙江人民出版社提供)